

编者按:

有一种思念叫清明。在春风春雨中,在云端网络上,静静地献上一束鲜花,也献上我们的缅怀、尊敬与庄严。曾子曰:“慎终追远,明德归厚矣。”清明,在仲春与暮春之交,既是自然节气,又是中国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,是扫墓祭祖、追怀逝亲人的文化符号。清明,也是缅怀和祭奠英烈的重要时刻。一座座墓碑,就是一个英雄,就是一处处忠诚。每个人都有告别的时刻。本期清明专题,有对亲人的怀念,有对战友的追思,还有对生命交替规律的思索和感悟。

## 山坡上的排场

邓跃东

几乎如约而至,我在草青时节又回到了这面山坡上。说不清是什么原因,也没有人让我回来,要做点什么。在村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了,认识的已经不多,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,很多来到了这面山坡上。我能做的,就是在山坡上站一站,望望坡下无比熟悉的农田,还有静静流去的蓼水河。

天气晴朗,山岚飘游,苍穹碧蓝,极目旷远。这种空灵澄明的天象很久没有看到了,应要坐下来好好看看。我点起一支烟,尽量让自己从容一些,身心与眼前的景象有所适应。

山坡上的花草换了新颜,红红绿绿,竞相生长,相互映衬。坡上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,地底下好像燃烧着一种能量,执着喷发出各种色彩,浓烈的气氛有点令人窒息。一坡繁复的讯息,排山倒海,纵情摇曳,让春天带着尊严回到了春天里。

我却担心,满坡的春华,无尽地挥霍,下一次还会重现么!

山坡下面的农田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因为还没有播种,收割后的稻壳光秃秃的一片,而在几个月前,这片田野还是金黄灿烂、耀人眼目的。我变得惆怅起来,那些曾经在田野上蹒跚的背影,沉重地走过每一步,最后却没有回来。我还想过,他们是否知道我一年的来过,如果不知,我的来到又有什么意义,还不如这些花草,安静地守在自己的土地上。

我在坡上生活多时,却叫不出这些花草

的名字,以前也没觉得山坡有多好看,现在却成了动感地带。也许是离开太久,我对坡上的花草有了疏离之意。

那时候,我们一群小伙伴在山坡上放牛嬉闹,欢声和牛哞盖过花草丛中。现在,很少有人到山坡上玩要了,村里的人也不刨草烧灰做有机肥了,没有人打草喂猪了,也没有人砍柴烧饭了。山坡孤寂了下来。可是,不管有没有人在乎,都没有阻碍和影响它的生长,经过一个严冬,又是绿妆粉裹,群芳拥至,整个山坡风情万种,恣肆汪洋。

好一种奢华——生命盛大的,毫不节制、孤注一掷的排场!

同样,我惦念的那些熟悉的背影,也是浓烈地绽放过。他们一生谨小慎微,精打细算,唯独不吝惜生命、不计气力,催使广袤的农田绿了黄、黄了绿,换来更为缤纷的人间色彩。他们佝偻的身躯,像极了一株花、一棵草。可是花草回归了,背影再没有出现。我差点忘记,他们告别多时了!

一种惜意蓦然而至,我感觉呼吸有点局促。这时候,我想起了风,风可以吹散一坡的浓烈气息。可这是北山坡,东西两边是更高的山头,没有风吹进来。啊——我张开嘴,想

唱几句,心里想起了一首歌,一首此刻可以在山坡纵情高唱的歌。

歌名叫《告别的时刻》。意大利拳王亨利·马斯克三十三岁迎来了职业生涯告别赛,他为此悉心准备了一首歌,邀请著名歌星莎拉·布莱曼现场演唱。可是,亨利意外输掉了这场比赛。获胜一方弹冠相庆时,亨利登台谢幕,挥手告别,动人的旋律随之奏响,观众莫不动容。多年来,我心仪着这首歌,听过胥午梅等演唱的多个版本,我欣赏一种磊落高调、富有生命气场的告别。

一场场到来,也是一场场告别;一场告别,也孕育着另一场到来。这场赛事,让众多拳击迷都为亨利感到遗憾。亨利觉得对不起这首歌,那么多人在他落败后把掌声送给了他,倒像是为歌声所动。观众也由此更加记住了这个失败的英雄,获胜者维吉尔·希尔后来倒没什么声响。沉寂十年后,亨利重返赛场,一举击败了当年的对手。《告别的时刻》再次响起,旋律磅礴起伏,拳王泪流满面。

很多时候,事情看上去已经完结了,其实内里还涌动着一种“势”。我觉得,亨利是

为一场伟大的告别而重返,即使再次输掉比赛,也没有什么遗憾,他已完成一次美丽的归来。我相信,他明白了此理才会选择复赛。

一场开放,一场告别。眼前的这面山坡,岁岁枯荣,多像一个胜负无常的赛场。一个人昨天退下了,明天又会来到,这是生命交替的规律,不必考虑其他,只管绽放,尽情燃烧。这个过程中,放手一击,所有的光亮照耀了孤独的夜晚,他展示了生命最壮阔的排场,他是真实的、强大的。

我心里轻松了很多,不再为看不到熟悉的背影而觉失落了。他们在这面山坡上,安静地守着料理了一辈子的农田,当田野在以往的季节里如旧绿了又黄去,他们心里是踏实的、欣慰的。其实,他们跟花草一样,以自己的方式重返了。这是我之前没有悟透的,有一种力量让我如期归来的原因。

我又点起一支烟,踏实地坐下来,越发觉得,这面不起眼的山坡气场充沛呢!

尹振亮

“二指禅”肖哥掰着手指头掐算——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,又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泪崩日子了。

他站在客厅的镜框前,望着40年前留下的一组战友出征照,口喷长叹,数行泪下。

“二指禅”肖哥,是位“七九参战”老兵。每年一到清明时节,他的脑海里就会响起一阵阵的炮弹轰鸣声和子弹穿梭声,就会想起连长在出征前的一席话:人在军旗在!军魂即国魂!捍卫祖国尊严,是我们军人的不二选择……

思绪良久,肖哥弯起手臂,用袖筒揩干眼泪,找来块洁白的毛巾,把悬挂在客厅几十年,堆积了旷世情缘的红五星镜框擦拭起来。他记得,这是他第38个清明节擦洗镜框了。

镜框里镶嵌着“二指禅”肖哥在军营的快乐时光。有与战友们手抱吉他,在营区的木棉树下弹奏《月亮之歌》的身影;有在直线加方块的训练场上苦练擒拿格斗的英姿;有伏案在办公桌前给未婚妻写信时的惬意,有在病床边……望着列在镜框中间那位有点憨厚的河南老兵王华的遗容,肖哥的思绪像上了膛的子弹被击发,瞬间就飞到边境那个黎明前的清晨。

肖哥所在班负责前哨情报侦察重任,必须在大部队发起攻势前,深入前哨,摸清敌人的火力据点和把守方位等情报。他和班长王华及另一名战友率先爬到了敌人的一前沿高地下,匍匐前行中,他们的行踪被敌军发现,发起了火力攻击,他和班长及战友均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等他醒来时,才知道自己的十个手指只剩下了两个指头。

“二指禅”肖哥说:回忆起那段“烽火连三月”的日子,一辈子甚至下辈子都无法忘却,但从后悔。

作为特残军人,他从部队转回地方,转回到爱妻的身边。且凭借剩余的两个手指头,顽强地生活,并练就奇迹般的“二指禅”功夫,从不给国家和组织添麻烦。

眨眨眼,几十个春夏秋冬在花开花落中走远。但肖哥始终牢记着部队首长曾经的教导:军人,头顶着一块天,我们生为祖国生,死为祖国死……他默记着老班长在战壕里悄悄说的一些话:战斗打响了,我们不能成为英雄,但我们决不做狗熊,即使成了炮灰,我们的魂也要捆在一起……肖哥每次擦洗红五星镜框时,脑门里就要“过电影”般地浏览,重复这些话。

岁月无痕任蹉跎。光景在思念与怀念中消失,但肖哥对战友的情愫却像他老家人做的糯米烧酒,越是陈年越是醇香,越像一根银丝线,牵扯在心头,教人放不下。

“二指禅”肖哥的家乡,是个革命老区,在城市西边的一座巍峨的山头上,矗立着一座纪念碑,碑文由开国上将萧克将军题写。山脚下,有座肃静的烈士陵园,周边,苍松翠柏环抱,四季呵护着几十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尸骨与灵魂,其中有二十多位是肖哥曾经朝夕相处,出生入死的战友。为了心中那份永远难以了却的心愿,每逢清明时节,肖哥都要携妻带子赶到烈士陵园给战友们扫墓,敬献鲜花,与他们说说这一年来的心里话,告诉战友……

“二指禅”肖哥的特殊经历,是当地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。每年临近清明节前,他就会成为“网红”。当地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,都会邀请他去讲述那段无法忘怀的峥嵘岁月史。他很乐意,每次都穿上那套从战场上带回来,浸染着自己鲜血的黄军装,挥舞着那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左手,告诉大家要珍惜生活,珍爱和平……

今年的清明佳节渐近,可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,一切大型活动取消。“二指禅”肖哥,每年的讲学惯例也随被“打破”。怎么办?肖哥冥思苦想,想起了网上过清明。于是乎,他要儿子帮忙建立一个网上祭奠平台,把曾经并肩作战,舍生忘死,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战友的姓名、照片和简介罗列一二,每天给每位战友在网上点燃一支香烛,敬献一束鲜花,告慰战友英灵……



## 清明辞(二首)

刘晓平

### “去打壶清泉”

我已记不清爷爷去世的年份  
他用过的拐杖遗失在山野  
已长成高高的枣树  
孩子们离乡久了  
就成了一曲《红枣树》……

年复一年,快到清明了  
爷爷又出现在我的梦中  
他仿佛从遥远的他乡归来  
迈进家门还是那句话——  
爷爷渴了,去打壶清泉  
您就那么站着,没有停歇  
叽咕叽咕地喝完了

### 不死的父亲

父亲去世几个年头了  
但他仿佛是不死的  
在我的睡梦里,他依然  
和我们劳作在一起,歇息在一起  
还总是试试给我的担子  
要我担子重了可以分开挑  
还总是尝尝酒的浓度  
教我人在江湖不要醉了……

走在爬山越岭的路上  
还总是走在最前头  
一棵大树倒下,您大声:躲开  
跑上去一肩撑着  
从一阵惊慌中醒来  
只见您床头上微笑着画像

## 清明,2022

张新文

这个春天  
依然充盈着美  
比如绿叶  
比如花朵  
比如忙碌的蜜蜂……  
更忙碌着的  
是那些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 
就让我们把思念交给春风吧  
让她捎去缅怀和追思  
就让我们把感恩交给白云吧  
让她带去祈祷和祝福  
思乡不返乡  
念逝者而云端祭  
是这个春天 这个清明  
最好的慎终追远  
山花烂漫  
百鸟鸣唱  
那是先人回复我们的  
笑容与新福

## 君心归处是故乡

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……

他在每一个岗位上,都勤勤恳恳,兢兢业业。应该说,在每一个岗位上,他都没有什么业绩轰动于社会,然而,他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,他谦和、勤勉的形象,却深深留在这座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心里。由于他在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,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,省人民政府为他记一等功……1995年,他被评为教授。1996年,又成为了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。

在他的人生旅程里,他把社会赋予他的每一个人人生角色,都做得十分优秀。那么,在家庭生活里,他的人生角色,又担当得如何呢?大学毕业后,他留校了。而他在湘雅医学院的女友,毕业后分配到了醴陵的一家企业的医院。结婚后,夫妻两地分居。第一个孩子5岁,第二个孩子又来到了人世。他体谅妻子的难处,把5岁的女儿接到自己工作的学校,上班时放到学校的幼儿园,下班后接回自己的单身宿舍,晚上带着睡觉。为女儿洗洗刷刷,吃喝拉撒,都是他……这样的日子,一直过了好多年,直到妻子调入到本单位……

多年以后,女儿变成了妈妈,儿子变成了爸爸。他自然就成了外公、爷爷。这时候,他从这座大学退休了,和我们一道,在这座城市的郊区(这座城市发展太快,现在已是城区了),建了一个新居。他本可以到新居享受生活。然而,他顾及到孙辈们要在学区上学,儿女们要上班,忙。中午孙辈们没人照顾,他就一直没有搬到已装修好的新居来,窝在旧房给孙辈们做午饭,辅导他们的学习,尽一个做爷爷的责任……

多年后,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他那些当年坚持自己专业的同学,成了社会的香饽饽,退

休以后都被单位抢着要,经济收入不待说。而他呢?

我们背地里常常为他惋惜。可是,这么多年,我们没有听到他半句怨艾,半句后悔的话。在他看来,一个共产党员,服从党的安排,理所当然。

他退休后,热心社会工作,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友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,继续默默地为人民付出,为社会贡献余热。他知足常乐,平静地生活。新居有一片地,每个星期天或星期六,他都开着那部已开了十几年的马自达小车,过来捣弄他的菜地。菜地在他的精心耕耘下,各类蔬菜都长得好。他在校区住宅的楼顶上,也种了菜。新居这边的菜,采下后,多数没有带回去,送给这边的邻居了。他之所以来这边种菜,是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,是使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充实。

原本是每个双休日都过来捣弄菜地的他,竟然一连两三个星期没有过来了。我们正要打电话去询问,出了什么状况?我老伴就接到她嫂子的电话:他病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,使我们惊愕:他一直身体很好,从来没有住过医院。这次,到底是什么病魔找上他了?

这也许是他平生第一次住院,却也是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啊!

那天,细雨蒙蒙中,我们送他回到生养他的那个山村,那片山林了。让他回归儿时拾柴扯草,留下自己童趣和童真的树林中。

他是那座著名大学的一个并不太著名的校长。

他是那个伟大政党里的一个非常普通却又十分合格的党员。

他在那个家庭里,做儿子时,是好儿子;做爸爸时,是好爸爸;做爷爷时,是好爷爷。

他,就是湖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、党委原副书记谢炳炎。

## 爷爷没有走远

很多人觉得爷爷很有威信,可在我的眼里 他并不是一个严肃的老头,喜欢开玩笑。他给家里很多人都取过外号,当然跑不脱我——比如萦绕我整个儿时的“luan luan~”,当然他自己也有外号“嘎嘎老师~”。叔叔常调侃他年轻时嗜喝酒成性,一喝就醉,醉在哪里就睡在哪里,还总要麻烦奶奶照看。这是一个重复频率很高的趣谈,每次都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老爷子则轻轻一笑,云淡风轻,丝毫不介意。

关于爷爷,尘封的记忆好多,好多。我记得儿时的夏天,爷爷给我扇蒲扇让我安睡;爷爷每次出去遛弯,都会买我爱吃的糖饼;下雨的时候,他打着雨伞去接我放学;我考试考得不如意的时候偷偷偷他签字;爷爷去世后还

宋娜

偶然间在学校对面的菜市场买东西,看到一位老者在卖“阿班子”(老家方言),阳光的照射下,隐隐约约映射起了一个画面——十多年前,我老喜欢采摘这个送给爷爷泡酒讨欢喜了!

爷爷已经走了十多年了,但是爷爷的音容笑貌仍旧萦绕在我的脑海里:他坐着写字或驻足看我学习,或乐呵呵地打着算盘看人来人往。这不禁让我们相信爷爷还没走远。

爷爷的性格很豁达,不计较。印象中,小时候家里总是客满院墙,都是找他签字盖章记账议事决策的,感觉他总在桌上和一波波人们聚。